周人經說

周人經說敘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氏注云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經解凡六經

紹蘭案經解所言詩書樂易禮春秋自禮亡樂缺其經文不可得而見之矣今所存者唯易書詩春秋四經而已此四經漢經師一並有注解亦未必深合經指因博采周人所說者得易說一卷書說二卷詩說四卷春秋說一卷凡八卷旣成無能爲敘謹以孔子此言弁其首書曰地平天成稱也雖有作者吾不敢請矣

周人經說目錄

周人經說卷第一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易

易象

左氏說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

乾之姤　其同人　其大有　其夬　其坤　坤之剝

左氏說蔡墨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昭二十九年

坤之比

左氏說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

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昭十二年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坤六二象辭

深衣說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鄭注云袷

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言淺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爲正孔疏引鄭注坤之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

括囊無咎無譽 坤六四

荀子說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

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

也非相篇

屯之比

左氏說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閔元年

屯　屯之比　筮襲於夢

左氏說衛襄公嬖人婤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

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昭七年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卦辭虞翻曰坎二之初剛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貞矣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爲侯初剛難拔故利以建侯老子曰善建者不拔也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司空季子說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屯厚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

以資之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威武故曰利建侯韋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易坤爲大車震爲動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乎車震也班徧也徧外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屯上與四亦爲坤易以坤爲衆坎爲水水亦衆之類內爲主也坎象在上故尚水與衆攸所也往之也

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震爲長男爲雷爲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也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嘉之會也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動而上成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濟成也小事小人之衆壅震動而遇坎坎爲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作足故爲行也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蒙卦辭

孔子說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表記鄭注云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師之臨

左氏說晉師救鄭彘子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宣十二年

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

荀子說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大略篇

泰之需

左氏說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哀九年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天地交泰泰卦辭象辭虞翻曰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謂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荀爽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爲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

董因說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

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注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喻子圉大喻文公陰在外爲小往陽在內爲大來

大有之乾

左氏說成季之將生也桓公父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閔二年

大有之睽

左氏說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

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僖二十五年

豫利建侯行師 豫卦辭鄭元曰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其所故謂之豫豫喜豫說樂之貌也震又爲雷諸侯之象坤又爲衆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師矣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 韋昭曰蓍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 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八謂爻無爲也 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 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吉 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

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易坤為大車震為動為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為小車乎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偏也偏外內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為坤屯二與四亦為坤泉原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上為泉原流而不竭也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為樂當應也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易以坤為眾坎為水水亦眾之類故云主雷與車內為主也而尚水與眾坎象皆在上故尚水與眾車有震武也震威也車聲軒降象有威武眾而順文也坤為眾為順為文象有文德為眾所歸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

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爲主震爲長男爲雷雷爲諸侯故曰元元善之長也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嘉之會也內有震雷故利貞屯內有震賈衍中之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養之和也貞事之幹也屯上水下必伯屯震也水坎也屯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故小事不濟難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難震動而遇坎坎爲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作足故爲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者屯豫也

蠱

左氏說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僖十五年

左氏說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昭元年

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左氏昭元年傳

晉語說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 韋注慝惡也言蠱之爲惡害於嘉穀穀爲之飛若是類生蠱疾也伏藏也嘉善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蠹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選擇也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有聰明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己蠱害之病言蠱害穀猶

女害男也一一晝夜也皿
器也言爲蠱作器而受之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上九

孔子說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表記 鄭注云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六四

左氏說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莊二十二年

復

左氏說楚子救鄭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成十六年

復之頤

左氏說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襄二十八年

不耕穫不菑畬无妄

孔子說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樂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坊記鄭注云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不家食吉大畜

孔子說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表記鄭注

曰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有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孔疏引鄭易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

咸

荀子說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大略篇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九三

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恆六四

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

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緇衣鄭注云不可爲卜筮言羞猶辱也貞問也問正爲貞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夫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大壯

左氏說史墨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昭三十二年

明夷之謙

左氏說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
䷎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
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
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
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
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
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
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

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昭五年

困之大過

左氏說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無所歸也襄二十五年

艮之隨

左氏說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襄九年

歸妹之睽

左氏說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 僖十五年

豐之離

左氏說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宣六年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既濟

孔子說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此坊記鄭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禴

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

周人經說卷第一終

周人經說卷第二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書上

克明峻德 虞書堯典

大學說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鄭注云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

克明明德 逸書

荀子說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

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生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正論篇

洚水警余 逸書

孟子說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滕文公篇趙注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今靑州謂澤有艸者爲菹

孟子又說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告子篇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

左氏說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

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文十八年

維予從欲而治 逸書

荀子說舜曰維予從欲而治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大略篇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辠而天下咸服虞書堯典

萬章說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孟子萬章篇

分北三苗虞書舜典疏引鄭元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按北當爲𠔁形聲相近而誤也說文八部𠔁別也从重八

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八部亦下云八古文別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奏曰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注訓北言北猶別誠可怪也江叔澐曰按八與別實不同無加世俗輒用別代八而不知自八字鄭以時俗習用之字發明古字則人易曉故云八猶別言此八字猶時俗所習用之別字也然則鄭不訓爲別也且鄭言分析流之分析猶八也何嘗以八爲北予虞翻誣鄭不可聽也紹蘭謂說文冎分解也八即別字在冎部八在八部判然兩字別是分解故許鄭皆訓八爲別許且引孝經說別字爲證所謂厥誼不昭爰明以諭也經文及鄭注分北本皆作分八後人多見北寡見八因改八爲北仲翔亦但識北字不識八字并不識八冎各爲一字故誤以鄭訓北猶別爲違失可怪然鄭固作八不作北也

墨子說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

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禹於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未詳）苗師大亂後乃遂幾也（幾微）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焉猶言於是也磨歷借字爲治也謂禹於是歷治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畢校云說文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非攻下篇）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虞書堯典）

孟子說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萬章篇趙注云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勛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曰一王一言不得竝也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逸書某氏剌取此文爲大禹謨允下連若蓋誤讀孟子也趙注若是連讀可證

孟子說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萬章篇趙注云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逸書

孟子說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萬章篇趙注云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左氏說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僖二十七年

左氏說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文七年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昏墨賊殺 逸書

左氏說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 昭十四年

臯陶邁種德

左氏說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莊八年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左氏說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襄二十一年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左氏說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敗巴師于鄾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哀十八年

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逸書

禹誓

墨子說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

惟小子敢行偁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兼愛下篇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逸書

墨子說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非命下篇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余一人有辜無

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　國之臧則維女眾國
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
內史過說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
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
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
罰如是則長眾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
王知大事之必以眾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
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
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

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

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 周語

惟口出好興戎 逸書

墨子說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 尙同中篇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在大亦不在

小

晉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說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晉語韋注三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

左氏說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儕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

年

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成十六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

乃滅而亡 允出茲在茲

左氏說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弗禜初昭王

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

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

矣 哀六年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

孟春於是乎有之

左氏說師曠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襄十四年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左氏說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禮也乎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昭十七年

闕石龢均王府則有 逸書

周語說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爲輕則爲之

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韋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

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夏書廿誓釋文引馬注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書疏及大雅棫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天子之兵故曰大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言軍吏下及士卒也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左車左右車右

墨子說且商書猶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中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明鬼篇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 逸書

墨子說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非樂上篇畢氏校注云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娓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野于疑作于野莧疑筦之誤大當爲天江聲云啟乃字當爲啟子啟子五觀也絽蘭按莧筦音近通用非誤也力即勒字銘莧磬以力謂作筦磬之銘而勒之

有窮后羿

左氏說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

弟也夷羿收之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有窮由是遂亡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襄四年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逸書

單襄公說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偁也非以讓也惡其葢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葢也求葢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位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葢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周語韋注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

湯一征自葛始　逸書湯征

孟子說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梁惠王篇紹蘭案書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史記殷本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蓋自湯曰以下至無有攸赦即湯征逸文之未完者亦可補孟子之說

孟子又說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滕文公篇趙注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

葛伯仇餉逸書

孟子說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

使亳眾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滕文公篇趙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篇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

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辠我身過也

內史過說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周語韋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偁曰余一人余一人有辠無辠萬夫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

墨子說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辠即當朕身朕身有辠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

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兼愛下篇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逸書湯誓

墨子說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尙賢中篇

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商誓湯誓孔疏引鄭注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下民也

孟子說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

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梁惠王篇趙岐注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按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亡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鄭注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其注湯誓郎本大傳與孟子異義趙注以日為乙卯日謂湯言我與女俱往亡之非孟子本指與大傳亦異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此正義也

取亂侮亡　遵養時晦坿　**無競惟烈**坿

左氏說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宣十二年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左氏說晉侯問衞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衞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衞以待時乎襄十四年

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墨子說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非命上篇

墨子又說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愼其心志之辟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沈于酒樂不肯曰我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

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樸人久矣聖人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　非命中篇

墨子又說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

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爲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 非命下篇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逸書

荀子說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堯問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悳 逸書

孔子說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緇衣鄭注志猶知也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江叔澐因堯典正義云鄭以咸有壹悳爲在湯誥後于百篇爲第三十二篆殷本紀于湯誥之後鄭云伊尹作咸有一悳蓋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也而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後則是孔氏古文之次如此且據禮記緇衣兩引此篇之文三復其文卽可知是咸湯時書矣其次固應在湯誥後

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

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逸書

墨子說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非樂上篇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

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
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商書逸文

墨子說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
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
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
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
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之鬼
也明鬼篇

顧諟天之明命逸書大甲

大學說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注云皆自明明德也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

厥辟不辟忝厥祖逸書

孔子說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

鄭注云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惟口起羞　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孔子說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緇衣鄭注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兌當爲說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已不尙害人也大甲曰天作孼

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違猶辟也逭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孼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逸書太甲

孟子說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公孫丑篇趙注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孼尙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孼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

孟子又說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離婁篇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逸書太甲

孔子說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表記鄭注云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

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 逸書

左氏說晉平公卒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十年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民不

易物惟德緊物

左氏說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僖五年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

又反之民大悅逸書

公孫丑問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盡心篇趙注云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又孟子說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

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萬章篇趙注云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逸書伊訓

孟子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

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

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萬章篇趙注云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墨子說還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畢氏校注云酷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於國鸖鳴十夕餘盧召弓云鸖字未詳若作鸛與鶴同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此戡字之假音說文云戡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湯焉敢奉率其衆焉之為言於是也是以鄉有夏

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隆疑作降言命祝融降火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郼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非攻

下篇紹蘭案墨子鑣宮卽孟子牧宮薄卽亳天乃命湯於鑣宮往而誅之卽大誅造攻自牧宮也湯奔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卽朕載自亳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左氏說晉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隱六年

左氏說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莊十四年

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左氏說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吳人皆喜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哀十一年）

念終始典于學（逸書說命）

學記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敬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鄭注）

云典經也言學之不含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

文王世子說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淸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

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注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駿於邑是也兌當爲說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

於學學禮
義之府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
則亂事神則難逸書

孔子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
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
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緇衣鄭注
云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惡德無
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
民將立以為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
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
福也純
或為煩

學學半　逸書說命

學記說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鄭注云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

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逸書說命

白公子張說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

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語韋注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紹蘭案宏嗣蓋謂以余正四方三句其時未得傅說非說命之文今謂此敘得說之由猶般庚篇末遷時先逝綱眾矣言也賈唐說是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奉也經輕當爲卿車聲之誤也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逸書

墨子說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

泰也輕當作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

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

治亂也尚同中篇

墨子又說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

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

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

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

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

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逸也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尚同下篇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逸書說命

學記說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

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鄭注云有居有常居也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來鄭讀有居爲句其學字自爲句其云於之息於之遊恭讀於爲諸侯相於之於

周人經說卷第二終